
马可斯 (MARCUS): 好的, 整点时间已经过去 12 分钟了, 现在这边是瑞士当地时间晚上 11 点多。很晚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开始开会了。

发言人 (姓名不详): 我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 Adobe 会议室? 我没有在行事历邀请中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马可斯: 我们有 Adobe 会议室的。

发言人 (姓名不详): 可以麻烦谁把链接发给我吗? 哦, 我收到了三个行事历邀请。这个邀请里有链接。好了, 没事了。

马可斯: 是的, 行事历邀请中有链接。[听不清]。

发言人 (姓名不详): 好的, 很好。

马可斯: 这是我们第二次召开此类电话会议。之前我们之曾开过第一次电话会议, 当时大家将它称为赫尔辛基公报的一个试点项目。在那之后, 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来我们在赫尔辛基础面时, 大家已提出了许多相关评论。对于第一次电话会议, 可能大家都忙于讨论问

注: 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 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 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题，而忘了召开电话会议的初衷。我在这里重申一下：电话会议的目的并非在于解决问题，我们在后期阶段会专门召开旨在解决问题的电话会议。

现阶段的电话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消除误解，澄清基本问题，确保大家在对问题的理解方面保持同步。我们曾在海得拉巴沟通过这一观点，并且还在昨天与 GAC 进行过讨论。

抱歉。现在说这些可能显得有点迟，但迟说总比不说好，我希望能通过本次电话会议建立一个框架结构。请打开我们之前发送给你们的一份文件。那是一个表格，我们沿用了之前的相同格式。

我已将我们针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发送给大家，你们应该差不多同时收到了。你们手头现在拿到的是一份通过海得拉巴会议收到的 TAF 建议的分析表格。我们将在这个表格的基础上来回复海得拉巴建议。

表格中还包含海得拉巴建议链接，它们以粗体文本显示，不过我强烈建议大家将刚才我们所说的电话会议目的牢记于心，我们要集中讨论海得拉巴建议，而不要一并讨论赫尔辛基建议，不过这事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再讨论一下针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以便节省时间。

我先说这么多，请问董事会 GAC 建议工作组联合主席马南 (Manan) [音] 或者候补主席托马斯 (Thomas)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还有，其他董事会成员要不要发表开场评论或者谈谈你们的想法？

马南： 大家好，我是马南。谢谢马克 (Mark)。先请董事会成员发表开场评论吧，我等下再说。谢谢。

托马斯： 谢谢。我是托马斯。我确认一下马可斯的观点，为了消除董事会中可能存在的误解，我们的目的是确保大家就 GAC 建议的含义达成共识，最好还能就 GAC 对董事会回复的期望达成相同理解。

这是互动的第一步。也就是建立相互理解。这并非是寻找解决方案、回答某个问题或者要求董事会就某个实际问题做出回答，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董事会理解的 GAC 的意图和期望。这是我的看法。还有，刚才忘了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好。

马可斯： 谢谢马南和托马斯。还有谁要发表开场评论或者谈谈自己的看法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开始讨论我们发下去的表格。

发言人（姓名不详）： 马可斯，[听不清]。

马可斯： 好的，我看到卡夫什 (Cavush) [音]举手了。卡夫什，有请。

发言人（姓名不详）： 卡夫什，我们听不清你说的话。

马可斯:

他又把手放下了，可能他没什么要补充的了。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大家根据发下来的表格进行讨论。不要跑题，有关 GAC 建议的第一个待澄清问题是时间安排方面的问题，在制定未来[听不清]政策和流程之后。

这其实算不上一个问题。只能算一个评论。我们曾在针对赫尔辛基建议召开的电话会议上讨论过此事，我们假定 GAC 理解工作安排表并非由董事会来制定，而是取决于社群。我看到卡夫什又举手了。卡夫什，有请。

卡夫什:

好的，马可斯。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现实来说，我们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负责编写新一轮 PVP 的工作组收到了一封来自 GNSO 理事会的信函，信中大意是说 ICANN 董事会要求考虑尽快启动流程，而不要等到完成相关检查并识别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之后再启动。

我不知道工作组是如何回复 GNSO 理事会的。不过，请你们澄清一下，董事会是否曾写信给 GNSO 并要求：“让我们考虑尽可能快地启动新流程，不要等到检查完成再启动。”

作为 GAC 成员，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等到一切就绪，识别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缺点等等，然后再启动此流程，而不是在准备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就启动，并同步进行这些工作。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对 ICANN 董事会给出的回复不满意。那太有政治意味了，不切实际。谢谢。

马可斯:

感谢你的评论。这个问题很清楚，可以请哪位 ICANN 工作人员或者 [听不清]，或者 EURALO 成员来回复一下吗？我得承认，我暂时没法回复这个问题。有谁可以回答卡夫什的问题吗？我当然也会把这个问题记下来。托马斯，你来回复一下？

托马斯:

谢谢。如果大家发现我在发言之前会有一点延迟，那是因为我得在我的 iPhone 上进行取消静音操作，因此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首先，他说的那封信是前段时间董事会发给 GAC 的一封信。

参与此问题的许多同事可能不太清楚这封信。信中主要讲述或重申了我们几天前收到的董事会针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内容，这个计分卡中也引用了相关内容。社群自行制定工作安排表，这是对的。

不过，GAC 期望董事会这个社群中的最终决策组织能够就社群的工作安排表发表看法，包括是否同意社群拟定的安排表，董事会是否认为应该为某些事情分配更多时间，要不要调整时间分配等等。在这里，我重申一下：在启动第一个轮次时，所有人都已认可不得在第一个轮次得到适当评估之前启动第二个轮次。

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包括 GNSO，包括董事会等等。澄清一下 GAC 那边的期望：在最后，即便社群（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GNSO 机构群体）决定提前启动流程，或者彻底推翻工作顺序，在完成评估之前启动流程，董事会也会明确指出这不符合公众利益。

我认为应该把该优先处理的工作做完，然后再得出结论。GAC 的期望是，如果董事会认为社群的安排表不合理，就应明确指出，并提

出自己的建议。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由所谓的社群来决定，因为在这个情况中，社群就是 GNSO。谢谢。

马可斯： 谢谢你，托马斯。我认为回复很明确。其他董事会成员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话，我们就继续下一项？卡夫什要发言。好的，请讲。

卡夫什： 好的，马可斯。很抱歉。社群并不是 GNSO。社群就是社群，如果是全球利益相关方或者所有人，如果是一个利益相关方，或者是一个选区或一组选区，我不同意社群就是 GNSO 这种说法。

GNSO 不会成为我们的主导，因为我们有 50% 的人来自美国，他们会参加所有会议，并且会做充分准备，他们占有数量优势。所以我不同意社群就是 GNSO 的说法。

社群是指所有人，对此我们应该达成一致。我们也不应该采用投票方式，因为他们始终占有数量优势。有 50% 的参与者来自美国或者北美。遗忘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以我不同意社群就是 GNSO 的说法。在开始第二个轮次之前，我们应该就此达成一致。谢谢。

马可斯： 谢谢卡夫什。我们的评论是指社群。我并没有说 GNSO，它是社群的一部分，我想我们已就这一点达成一致。我记下你的观点了。还有其他人要补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项。

我们已经听到你的意见了。第二个问题是减少域名滥用。你们要求 ICANN 董事会对公报附录 1 中记录的问题进行书面回复。我们的评论是：董事会将指派 ICANN CEO 就这些问题提供书面回复。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我们将安排 ICANN CEO 提供回复。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段落 3A-1，让国家/地区在区段层级关闭。

这里，GAC 通过公报对我们提出了一项警告，要求我们说明 11 月 8 日的董事会决议是否与 GAC 就赫尔辛基公报提出的建议保持了全面一致。我们提出的待澄清问题是“你们认为董事会在哪些方面未与 GAC 建议保持一致？”卡夫什，有请。

卡夫什：

好的马可斯，我可能搞错了请大家指正。不过董事会决议太含糊不清了。GAC 建议的意思是董事会没能就特定问题提出一个或多个观点，董事会的回复没能体现这一点。

回复得太笼统了。所以我们要求澄清。我们得到的意见是什么，GAC 中有两种观点？这部分人持这种观点，那部分人持那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都体现了相应人群的意愿。这在董事会回复或决议中没有说清楚。也许是我们没有理解正确，但确实不清楚。谢谢。

马可斯：

谢谢。我看到托马斯举手了。托马斯，有请。

托马斯:

好的，谢谢。我来澄清一下，这涉及两个层级。一个是赫尔辛基建议中提到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大意是某些国家对此没有强烈的感受，而其他国家可能感觉很深。

这就像是分歧，或者说是不同的观点。但 GAC 中已达成一致，认为不管有没有强烈感受，各国家都应该有机会发出其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

至于哪些社群关心此事，哪些社群不关心此事，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GAC 中已达成一致，认为关心此事的社群应当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应当得到充分考虑，我们应该主动联系他们，当 GAC 中的某个政府遇到问题时，我们应当设法帮助解决。

然而就董事会行动是否与 GAC 建议保持一致而言，我们的问题是，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董事会给出的明确回答，我们不知道董事会是接受还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董事会的决定没有说明“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 GAC 不清楚董事会有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也不知道会如何实施他们的建议。基本上，这就是第一点问题。我们希望董事会明确指出：“是的，我们接受这条建议，我们准备如此这般地实施”，或者“不，我们不接受这条建议，我们准备这般如此地做”。

就目前而言，董事会决议中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些。当然，在理想情况下，在具体实施之前，我们还希望董事会咨询 GAC 的意见，或者让 GAC 有机会就董事会的具体实施方法发表意见。

因为这中间可能会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些 GAC 成员不赞同董事会的具体实施方法。一方面，董事会可能说“我们接受这条建议，我们准备如此这般地实施。”另一方面，董事会可能希望有机会在实际启动或制定某个流程之前进行磋商，那么就可以说“好的，我们会记下你们的这条建议。”

但这并非我们所期望的。所以我对具体实施方法不太满意”，或者说“我们对实施方法很满足，一切都很好。”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谢谢。

马克斯：

谢谢你，托马斯。你没有记错。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确实在实际回复赫尔辛基建议之前就通过了一项决议。

但在那以后，你们也收到了我们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你们希望我们敦促承包合作伙伴尽快与相关 GAC 成员展开合作，我们在回复中表示理解。可能导致误解[听不清]选定国家代码。希望我的回复能够打消你的疑虑。卡夫什，你是没放下手，还是再次举手了？

卡夫什：

我再次举手了。我的理解与托马斯完全不同。这不是有没有咨询各国家意见的问题。第二组国家希望就释放问题明确达成一致。没有人联系它，有人联系了他们。但是在每个阶段中，不管是 60 天还是 90 天，没有回复就不应该视同达成了一致。

这是第二组国家的观点。所以，我建议托马斯结合适当的情况进行考虑。第二组国家希望就释放问题明确达成一致。ICANN 董事会还

没有就这件事情召开会议。时间不是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都得到了联系，有些是 60 天，有些是 90 天。

现在，他们表示没有回复就不应该视同达成了一致。这组国家表示“不，我们不同意那一点。”没有回复就是没有达成一致。董事会应该为第二组国家确认这件事。谢谢。

马可斯： 谢谢。很好的评论。我们没有在回复中提到咨询的事情，而只提到与相关 GAC 成员合作，这可能会被人解读为已达成一致并进行协作。弗里茨 (Fritz) 举手了。弗里茨，有请。

弗里茨： 谢谢马可斯。能听到吗？

马可斯： 能听到。

弗里茨： 我无意给大家找麻烦，但我认为有必要记录一下，我们了解董事会需要怎样处理 GAC 建议，以及怎样处理各个国家或各组国家的意见。[听不清]尊重双方的意见？

根据董事会过去的做法，我认为董事会考虑了从 GAC 收到的意见，回复并确认了这些意见。在处理许多意见时，董事会都是这样做的。董事会按照既定计划工作，考虑 GAC 提出的意见。谢谢。

马可斯:

谢谢。重申一下，我们对于如何实施 GAC 建议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再重申一下开场评论，这个会议不是用于磋商问题，也不是用于达成一致意见，而只是用于帮助大家增进理解，消除误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到可能存在的各种猜测，我们将在回复海得拉巴建议时进行考虑。重申一下，海得拉巴建议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是在收到海得拉巴建议之后才确定的。

所以这其中肯定会有时间限制方面的问题。但现在我们能否停止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我理解 GAC 成员很重视这个。托马斯？

托马斯:

简单说两句，我认为 GAC 和董事会都需要重点关注我们在赫尔辛基提出的建议，因为海得拉巴建议显然是走个流程而已。实质性内容都在赫尔辛基建议中。我不准备将它们重复一遍，但那份建议中表达了 GAC 已达成一致的立场。谢谢。

马可斯:

谢谢。我记下来了。我们会在回复海得拉巴建议时考虑这一点。可以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了吗？3A-2，让国家/地区进入二级域。日后在采纳任何与该服务相关的措施之前，始终在适当时候沟通董事会对于 GAC 针对任何问题所提出建议的立场。大家看，我们在该栏中标了一个 A，下一栏也是。有谁要发言吗？好的，卡夫什，然后是托马斯。有请。

卡夫什： 可以请秘书长向上滚动至上一个问题吗，或者可以让我们自己滚动查看吗？我没有看清楚问题是什么。可以向上滚动一下吗？谢谢。

马可斯： 好的，我们还在讨论 3A-2。问题刚好在页面底部。要跳到下一个问题的话，是的，我们需要向上滚动。托马斯？

托马斯： 好的，谢谢。你们屏幕上没有显示最后一行，但我们面前可能都摆着那些文本。这同时还是一个流程问题，它实际上不仅仅针对这个特定问题。但我认为它很清楚，我重申一下我之前已提到的期望。我们期望董事会清楚地表达你们的立场，说清楚你们是否接受建议。在采纳与 GAC 建议相关的任何措施之前，或者在决定实施或不实施某条建议之前，请表明你们是否接受 GAC 建议。

重申一下，这是与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相关的一个流程问题。它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它是一个流程问题，我们希望澄清一下，它不仅仅与这条特定建议有关，我们借此机会期望董事会以后在实施与我们的建议相关的任何措施之前，明确回复是否接受我们的建议。谢谢。

马可斯： 谢谢。事实上，它应该归属“增强董事会与 GAC 间的沟通”这部分。

托马斯： 是的。

马克斯： 卡夫什，你举手了吗？

卡夫什： 不是在实施前，而是在董事会采纳或批准决议之前就考虑 GAC 建议。你的回复，或者说董事会的回复都不适用。不适用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意义吗？不，它有意义。董事会应该明确地回复“是的，我们接受”，或者“不，我们不接受”。以前的回复方式不对。谢谢。很抱歉我得这么说。

马克斯： 没关系，我在表格中填写的回复，也就是建议，非常清楚。但我们现在没有问题。它很清楚。但我们还没有针对接受或拒绝建议做过任何实质性讨论。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为了理解你们的想法，我觉得你和托马斯都解释得很清楚。以后我们会给出明确回复，说明我们是否接受了你们的建议。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接受这一条建议。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决定是否接受建议的阶段。

我们正在朝这个阶段前进，试着理解你们的想法。我觉得你和托马斯都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你们的意见。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吗？麻烦桑迪 (Sandy) 滚动到下一页，这个问题的开头在这一页底部，结尾在下一页顶部。控制屏幕的工作人员，请问可以让大家自行控制页面滚动吗？

发言人（姓名不详）： 马可斯，其实大家都可以自行控制页面滚动的。所有人都可以自己控制。已设置为自由控制。

弗里茨： 我才发现可以自己控制。

马可斯： 好的，我们转到下一页。就是这里，关于 IGO 名称和缩略词。我们采取行动，与所有参与者展开合作，以促成透明公开的解决方案，应对 GAC 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的不一致性。重申一下，我们实际上不提问。我的意思是，如果栏里标注了 A，即表示我们不需要一建议很清楚，除非董事会成员等人提出问题。卡夫什？

卡夫什： 我的问题是，董事会有没有计划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与协调人举行会议？或者说，我们在哥本哈根会不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因为我们曾就此事问过董事会以及协调人。这是不是一种情况？或者说，我们在哥本哈根会不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马可斯： 希望不会。但我们确实有一个议案流程。即如你所了解的，董事会已委任一名前任董事会成员担任协调人，该协调人将获得其他董事会成员支持，特别是[听不清]。我们有一个议案流程，下周我们还会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到时候我们将讨论这个流程。好的，还有其他评论或问题吗？

发言人（姓名不详）：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马可斯： 可以，我们能听到。

发言人（姓名不详）： 你好，马可斯。欧洲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听不清]。我想就卡夫什说的这个问题补充几句。大家可能已经知道，那天 GNSO 理事会也曾在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曾动议 GNSO 审核 GAC 的公报[听不清]。关于这场审核，我不清楚那是不是定案[听不清]，但 GNSO 理事会重申了他们之前表述的立场，即根据章程，在董事会正式就[听不清] GNSO 建议和 GAC 建议采取行动之前，他们无法对此问题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我认为这可能比你们即将启动的流程更为保守，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听不清]作为协调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与 GNSO 有过磋商，以确保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制定任何正式触发机制，我们在那之前采取的保守措施并没有什么意义。你可能更了解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拟定于今天采纳的 GNSO 理事会决议是否与你们即将启动的流程兼容，请问董事会有何看法？谢谢。

马可斯： 很好，谢谢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问题与下一个问题关系密切，[听不清]名称和缩略词，我们在其中进行了详细解释。就是这里，虽然董事会已做好促成相关讨论的准备，但我们无法预告具体将于何时开始这些讨论。

不过董事会将继续鼓励 GNSO 考虑小组讨论文档，当然也包括整个协调流程。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建立更直接的交流渠道，我还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关于此事大家有没有其他意见？卡夫什，有请。

卡夫什： 我的问题是，董事会将鼓励 GNSO 推动工作是吗？

马可斯： 是的。

卡夫什： 但是，如果 GNSO 不接受董事会的意见，他们说“不，我们不这么做”，那又该怎么办？曾有两名副主席在会议上表示，政策制定流程就是政策制定流程。除非董事会证明流程出现了错误，否则我们不会进行审核。所以我们不应当止步于鼓励。

我们现在用的词眼是鼓励，但坦白说，董事会应该做进一步努力。我不准备提出其他文本、字眼或术语，但仅仅鼓励可能不够。因为我发现 GNSO 立场有点强硬。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我们应该彼此协作，而不能是有一方坐着不动。所以我期望董事会能够做出进一步努力，而不仅仅是鼓励 GNSO。谢谢。

马可斯： 谢谢。我记得董事会先和 GAC 一起召开了会议，随后又与 GNSO 一起召开了会议。实际上，GNSO 是在我们与 GAC 开会之前提出了启动 ELO 的措施建议。所以我认为我们至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好了前进的准备。

并不是所有获得采纳的立场都能体现这一点，但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你期望董事会更努力地敦促他们落实此事。伊斯拉 (Isla) 也举手了，然后是荷赫 (Jorje)。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举手了。伊斯拉先请。

伊斯拉： 非常感谢马可斯。能听到吗？

马可斯： 能听到。

伊斯拉： 在座各位中有我的一些老朋友。我想就卡夫什和戈尔热 (Gorge) 的意见说几句。我记得很清楚，裁决工作已经持续四年了。从 2012 年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根据今天的 GNSO 理事会决议，我们理解到 GNSO 将不会推进此事[听不清]。

以及公报的问题和 GAC 建议，但是，在之前的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尚有分歧之时，董事会就开始推动流程以形成决议。

我们现在需要董事会向 GAC 以及 GAC 成员保证他们会继续参与，并且将就这些问题给出结论。我的建议是，董事会委任的人员，也就

是某个前任董事会成员，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或期间向理事会报告，并将哥本哈根会议的最新情况及时通知 GAC。

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推进此事，它对于许多 GAC 成员以及参与 ICANN 事业的许多人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缩略词，还关系着 ICANN 能否坚持立场，能否就这些问题给出结论。我就是想强调这一点。谢谢。

马克斯：

感谢伊斯拉提出的这些意见。我个人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时，我们可能还需要讨论此事，不过到时候应该能够将相关工作及时通知 GAC。这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讨论得很深入了。

大家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如果有需要澄清的问题，请提出来。我可不想一个人在这里絮絮叨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

下一个问题是 4A-3，有关这些问题的整体复杂性，以及 4A-3、4A-4、4A-5，这几个问题都与 IGO 名称及缩略词有关。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你们的建议很清楚，[听不清]识别名称和国家委员会。

对于这些，我们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看到豪尔赫 (Jorge) 在聊天室中举手了，请发表新的评论。请不要进入新的流程中。

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了，它很清楚可能有些人不在 Adobe 上。豪尔赫刚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是想自己复述一下，还是由我读出来？你对红十字会问题有什么看法？

豪尔赫： 大家好。我认为 —

马可斯： 好的。

豪尔赫： — 人。

马可斯： 卡夫什举手了。卡夫什，有请。

卡夫什： 好的，抱歉。马可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要耐心一点，并且通力合作。然而，我建议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应该继续实施保护。

我记得 GNSO 理事会或者某个我忘了名称的 GNSO 机构的两位副主席曾表示，保护已实行三年多，这已经完全足够了。在我们看来，这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始终落实这些保护，直到制定出令所有方都满意的可行解决方案。在找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个立场，这没什么好商量的。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谢谢。

马可斯： 谢谢。豪尔赫，有请。

豪尔赫：

大家好，谢谢马可斯给我发言的机会。关于红十字会问题，我参加了今天早些时候召开的 GNSO 会议。我们讨论了文本，他们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们还表示需要 ICANN 理事会提供一些内容，[听不清]为什么需要重新审核有关这个主题的 GAC 建议。

我认为这些原因，[听不清] GAC 及其建议，在过去数年中，以及海得拉巴的上个委员会，[听不清] 且不合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难解决。但董事会可以正式向 GNSO 理事会沟通这些理由，以便他们开始对有关红十字会及各国分会的临时性保护的建议和采纳内容进行修订。

因此，我希望指出这个[听不清]，而且 GNSO 可能也需要董事会采取正式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大家已经表现出了采纳建议的意愿。

因此，我强烈建议董事会推进这个临时性问题，让 GNSO 能够进行相关修订，以便将临时保护更改为永久保护。谢谢。

马可斯：

谢谢，豪尔赫。卡夫什，你又举手了吗？或者一

卡夫什：

是的，我再次举手了。我们应该确保所有人享受公平机会。GNSO 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针对 PDP 制定了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已经提交董事会并获得了批准。如果要审核这个流程，我们应该提出实质性证据，证明 PDP 存在缺陷。

谁来提出这些缺陷[听不清]，而不是空口白话地说需要重新审核？我们得提出 PDP 存在缺陷或问题的论据来。谁将提出这样的论据？那两位副主席曾表示不会重新审核 PDP，因为这个 PDP 是通过正式流程确定的。它经过两轮公众意见征询，大家为之做过许多工作，并且通过了董事会的正式批准。

因此，如果要重新审核，那就得有人证明它是错的，或者有问题。谁来证明这个？这是流程。如果只有一方在说“请重新审核”，那我们不应该就此展开行动。他们的重新审核根据是什么？重新审核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 GNSO 想提起重新审核，那么谁来提出审核依据？董事会？还是其他机构？我不知道。谢谢。

马可斯： 谢谢。托马斯？

托马斯： 好的，谢谢。我说三件事。第一，我想提醒大家关注[听不清]的评论，她在聊天室中针对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有关[听不清]。

只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不要错过她的观点。

第二，我们来讨论一个流程问题，澄清一下电话会议的与会人员的角色。实际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董事会成员将我们召集在一起开这个电话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回复各位 GAC 成员的建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要回得那些建议，就得像在与董事会举行的双边会议中

一样，所有与会人员都有机会自由发表他们的个人看法。我觉得你可以将这个问题与 GAC 公报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将这整件事作为示例，那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大家已就 IGO 保护和红十字会保护问题达成一致。

如果有 GAC 成员重新提出其立场，你们准备怎么办？作为个人，或者作为 GAC 整体，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立场的文字表述很清楚。首先，就像豪尔赫所说的，我们希望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继续落实临时保护。

GAC 曾多次提出这一要求，董事会也已经表示接受。然后讨论 GNSO 告诉我的一些具体事项，重新考虑或重新合作，讨论出一种折衷方案。最后，就我个人看来，为了让 GNSO 继续参与，董事会需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董事会与 GNSO 之间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在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说，就是你是否接受一方或另一方的建议？

或者双方的建议你都不接受？但是在最后，我觉得大家应该试着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也就是来到这里进行讨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模型运转起来，在各方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大家提出建议，通过某种方法促使人们接受此事，并团结一心，试着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之前也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你们如何让 GNSO 接受此事，与我们携手合作？我认为董事会应该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找到适当的方法，站在我们的角度，秉持让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运转起来的精神落实此事。

我们愿意在董事会或者董事会委任的某个人的协助下，与 GNSO 展开密切合作，关于这一点，我想 GAC 中绝对已达成一致。

我们愿意继续讨论，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因为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运转模式。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能认同这种推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精神。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马可斯：

谢谢你，托马斯。[听不清]克里斯 (Chris) 的评论，重申一下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观点。本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并非寻找解决方案，而如果能顺便找到解决方案，那自然更好。

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有待澄清的问题。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正式回复你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回去还需要做一些工作。我们在这里听取你们的意见，然后回去在董事会上讨论，然后再回复你们。

但是现在，我同意你们就 IGO 名称和缩略词、红十字会保护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意见。这些建议很清楚，你们刚才也口头复述了之前就向我们提出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你们的表述很清楚，我们会在回复时考虑你们的意见。

聊天室中还有谁要发表意见吗？好的。[听不清]董事会外，当面讨论 GAC 公报中有关[听不清]的问题。

马克 (Mark)，我知道[听不清]上周，以协调对话，他希望就协调对话做一些澄清。从本质上说，协调对话就是董事会委任一名协调人进行协调工作。有没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想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澄清？

我觉得避重就轻、拐弯抹角是徒劳的，我们有过多的实质性讨论，却没有关注主要目的 — 我想请个人澄清一下克里斯在聊天室中发表的意见。我不确定我是否明白这个问题。

克里斯： 好的，谢谢马可斯。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马可斯： 你的声音很大很清楚。

克里斯： 好的，太好了。谢谢。我认为，为了快速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尽快启动协调对话。我提出的待澄清问题是，促成协调对话需要做些什么？如果你们准备委任布鲁斯 (Bruce) 作为协调人，那现阶段就告诉我们，这样可能比较好。

如果你们还准备委任布鲁斯作为 IGO 问题的协调人，这是另一个问题，它与红十字会问题的法律背景不一样，那么我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因为这是两个独立流程。

我不希望给布鲁斯太大压力，让他一边调解复杂的 IGO 问题，一边还要快速解决红十字会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周期不同。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通过这次澄清电话会议了解一些澄清信息，预知下一步工作安排信息。谢谢。

马可斯:

下一步工作是我们将在下周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我还要查一下哪些人将参加那个会议。据我所知，布鲁斯和一个小型工作组会参加。我们会一起讨论那个问题。另外你赞同卡夫什及豪尔赫提出的有关单独处理 IGO 和红十字会两个问题的意见，我也记下来了。

豪尔赫先前提到红十字会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这个意见我也记下来了。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问题了吗？在座的 GAC 成员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而且海得拉巴 GAC 建议中也清楚描述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回复建议时会充分考虑所有这些意见。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就是 5A-2。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落实其他仍与红十字会保护相关的问题，[听不清]变为永久保护。

重申一下，这条意见很好，我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继续[听不清]地区。对于这些，我们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评论，我就会建议进入下一项，这是[听不清]审核。托马斯，你举手了吗？

托马斯:

是的，谢谢马可斯。我就整个建议说几句。我们刚才已达成一个共识，你所准备的这个计分卡中记录的是一系列行动项目，这些行动项目均源自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建议。我们为之前的建议也使用过这种计分卡。其中没有注明理由。

为了确保董事会不仅仅阅读行动项目，还会查看相关理由，以便他们明白问题的来龙去脉，为了让董事会在与工作人员整理回复时理解问题，我们还为行动项目编写了理由，以帮助董事会理解问题，当然，这同时也是为了帮助董事会和社群中对此有兴趣的其他人理解我们为什么提出那些建议。

这些不是理由陈述，理由文本没有显示在计分卡中，但是请你们务必阅读并考虑那些理由。我只是想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项了。我对你刚才说的问题没有什么意见。谢谢。

马可斯：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我跟你保证，我们会阅读完整公报，查看那些理由。下一项是字符串相似性，你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条建议是否更适合作为政策和流程问题提交给 GNSO？而不是提交董事会？谁来回复一下？卡夫什？

卡夫什： 好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研究过双方合作增强措施。澄清一下，你们处理过此事吗？

马可斯： 没有，那是下一项。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卡夫什： 抱歉。我那再等等。

马可斯： 好的。托马斯？

托马斯： 谢谢。该我发言了吧？时间不多了，我马上开始。我觉得这中间存在误解，由此也体现了交流的重要性。我们的字符串相似性建议与

EPSRP 工作组有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拼对了这个缩略词。这个工作组主要负责处理今天早些时候召开的领导人团队电话会议上的讨论事项，主要包括 IDN、ccTLD IDM 以及字符串相似性。

它与第二轮 ccTLD 的 PDP 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待澄清问题中肯定存在误解。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们理解地更清楚些。

马可斯： 谢谢。关于 GAC，大家还有什么评论或问题吗？关于确定性什么的。那么，感谢大家 — 好的，克里斯，有请。

克里斯： 谢谢马可斯。希望你们能准确地听到我说的话。

马可斯： 我们能听到你的话。

克里斯： 托马斯，谢谢你。托马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GAC 曾就 EPSRP 工作组给 ccNSO 写过一封信。是吗？[音频不连贯]澄清一下，你的建议是我们遵从你们的看法，即便你们目前正在与 ccNSO 进行讨论？

托马斯： 我来回复一下吧，马可斯？可以吗？

马可斯： 当然。

托马斯： 我曾在稍后的回信中对 ccNSO 主席做了特别回复。信中对工作组提出的指导意见做了评论。

从根本上说，这条建议是将那些观点的主旨转换为建议，现在这条建议不仅提交给了 ccNSO 主席，还提交给了董事会。信中表述的观点主旨现在还是没有变化。我们还向董事会提交了这些，这也是本次电话会议的目的之一。谢谢。基本上就是这样。

克里斯： 基本上是这样吗？谢谢。

马可斯： 谢谢你们俩。我觉得你的发言很有帮助。好的，我们继续讨论最后几个问题。相互协作和了解的问题。我看到卡夫什已经举手要就此事发言了。卡夫什？

卡夫什： 好的，我向董事会提个问题。GNSO 与 GAC 之间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讨论？如果是分别讨论，我觉得可能没什么意义。因为你与 GAC 讨论时，他们可能提出某些看法；你与 GNSO 讨论时，他们可能提出另外一些看法。

所以我觉得最好是采用当面沟通，或者让所有方都在同一时间到场，而不要采用分别讨论的方式，我们又不是敌人。我们可在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或者通过电话会议进行沟通。

我建议你们考虑一下讨论方式，不要采用分别讨论的方式，这没什么帮助。谢谢。

马可斯：

谢谢。这条意见很清楚，我觉得你的看法在整个[听不清]流程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在 ccWG 中，大家在一个工作组中工作，并围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再无意见，刚才已经有人发表过意见了，我们会考虑他们的意见。还有其他看法或问题吗？我觉得 — 托马斯，有请。

托马斯：

好的，谢谢。根据我们过去长久以来的经验，— 有时候，处理往来文件时也可以考虑我即将提出的这个意见。但是，鉴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尚未就 GAC 流程达成充分共识，我需要重申一下我们应该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沟通。

这意味着双边沟通，包括董事会以及 GNSO，同时还意味着在 ccWG 中进行多边沟通，通过其他因素、休会期间会议以及我们拥有的各种渠道增强相互了解。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看来，董事会作为组织机构的顶级结构，在促成、宣传、培养以及支持这种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关键作用。

重申一下，这是一个流程性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仍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说着不同的语言，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对方。这需要改善，需要迫切而持续性的改善。谢谢你。

马可斯： 谢谢。就这个意见而言，我觉得我们达成了强烈一致，这在流程中肯定很适用。

托马斯： 我觉得我们是很痛苦地达成了一致，而不是强烈地达成了一致。

马可斯： 好吧，是达成了共识，不是强烈一致。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个过程比较平和。

卡夫什： 不是很强烈。

马可斯： 目前不强烈。下一项在同一行中。这里，对于是讨论 GAC 个别成员的意见还是讨论 GAC 的整体意见，我们有些问题。之前我们曾讨论过此事，GAC 个别成员提出的意见与 GAC 达成一致的有什么区别？

实施建议，[听不清]但尚无实施建议。问题是，大家对如何实施 GAC 建议有什么期望？他们将如何提供实施建议？我个人可能根据新章程的要求表达此种期望。

这些还[听不清]，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讨论，而不必急着结束这些问题。我还想继续说一些，不过托马斯已经举手了。好的，我就做这些澄清吧。

托马斯：

谢谢。就这方面而言，实际上，董事会很久以前就开始讨论如何通过一个更清楚地处理框架，以不同的步骤处理这些建议。

首先是 GAC 建议，董事会确认已收到这些建议，然后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流程，我们试图通过这个流程来确保相互了解对方的意见，并确保董事会清楚 GAC 的期望。

随后，董事会将评估这些建议，并评估拒绝或接受这些建议的后果。然后是清楚定义的实施步骤，以及 GAC 在实施阶段与董事会、ICANN 工作人员或者 ICANN 组织的互动步骤。

在我看来，这还处于初期阶段，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玉容 (Yuron) 以及伊希姆 (Ishim) [音]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还将继续讨论此事，同时可能还会与其他机构共享，包括 BTRI，包括联合工作组、董事会，以及 GAC。这些机构长久以来始终致力于改善处理 GAC 建议的流程，以期在未充分了解对方或者听取对方意见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结果，进一步共享成果，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量，并在后期阶段找到解决方案。

我觉得它将在这个已启动的流程中持续下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与来自董事会的你在合理范围内尽量参与我们的工作议程，而 BGRI 将充当我们两个组织机构之间以及社群的联系纽带，当然，还包括在 GAC 内部，这些也会得到处理。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太过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鉴于时间有限，我们 IT 部门刚才通知我说我的计算机将在三分钟后自动关闭，因为他们准备在我的计算机上装些什么东西，我现在经常遇到这种好事情。这只是顺便一说。

我们已启动的工作是一件更复杂的事，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赫尔辛基会议以来的时间，好好理清所有这些渠道，试着让相关步骤变得更清楚、更透明、更易于理解、更具可追溯性，以便处理和实施 GAC 建议。谢谢。

马可斯：

谢谢。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我曾说过鉴于时间有限，我们不便深入讨论。但我们确实已经就此开始工作，并且在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谁想发言？

卡夫什：

我对此没有意见。我想在会议结束之前补充几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宣布会议结束了，刚才有人提到什么东西将在几分钟后关闭。那我的设备可能也会很快关闭了。我要对马可斯以及与会的董事会成员表达衷心感谢。本次会议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种沟通机会，这对于澄清问题很有帮助。感谢大家，感谢所有参与本次会议的董事会成员。谢谢。

马可斯：

谢谢。意思是 GAC 那边的主席也没有在场，是由工作人员和副主席在主持工作吗？

卡夫什： 是 Adobe 的设置，就快要关闭了。我是通过卫星接入的。

马可斯： 我们不需要太多时间。我收到你的意见了。下一项是，就像你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赫尔辛基会议后的第一个电话会议是一个试点项目。今天是第二次电话会议，你希望在公报发布后四周内定期召开这种会议。

这次我们应该是五周，不过这个可以双方协商，看具体时间安排。我们还没有在董事会中讨论此事。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阶段，我和玛娜尔 (Manal) 将发个帖子，征求改善意见，因为凡事都有改善余地。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种互动很有用，可以避免基本的误解。最后一项是，考虑在董事会会议之前公开发布决议草案。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董事会将会考虑，但我暂时无法回复你。我认为这个建议很有用，不过暂时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最后还有没有人要发表评论或提出问题？托马斯，然后是玛娜尔。好的，请讲。托马斯？

托马斯： 我刚才静音了。抱歉。我就最后一个问题说几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会先考虑一番，然后再向董事会提建议。就提前公开发布决议草案的利与弊而言，我认为是利大于弊，此举可让大家事先了解情况，从而更积极地提供反馈。

不过公开发布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请你们考虑这件事情的利与弊。同时，我们希望你们在做出决断后通知我们，这可能是个理所当然的要求，所以我们没有写下来。

也就是说，考虑这个建议，然后将你们的决定通报给我们以及社群。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要求，不过还是说出来比较稳妥。

马可斯： 好的，这条意见也可以归入改善沟通方面。玛娜尔，有请。

玛娜尔： 谢谢马可斯。我简单说几句。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所有董事会成员与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并在论坛活动之前澄清这些问题。这对于准备论坛活动非常有帮助。谢谢。

马可斯： 好的，谢谢。下次我们将在电话会议前几天发出通知，这次时间实在很紧张，因为又要整理对赫尔辛基建议的回复，又要筹备这个电话会议，很多工作堆在了一起。以后不会这样了。我向大家保证，下次会有所改善。

还有没有人要发表评论？没有的话，我就认为本次会议圆满结束了。事实上，我也要感谢所有参加本次电话会议的各位朋友。特别是感谢在当地时间半夜参加会议的人，例如我们瑞士这边。祝大家晚安。如果你们是在地球的那一边，祝你们今天一切顺利。谢谢大家，再见。

[笔录结束]